



1980—1984

散文选

1980 — 1984

散文选

鲍 霁 季 涤 尘
黄 志 伟 武 力 新 编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六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八十年代头五年的散文荟萃，从全国报刊发表和出版的浩如烟海的篇什中，选录了不同题材和体裁（包括抒情、叙事散文和随笔、小品、游记、序跋等），风格多种多样的散文作品 125 篇。文章的作者，有驰名文坛、成就卓著的老作家，如巴金、冰心、刘白羽、秦牧等；也有近年崭露头角、大显身手的中青年作家，如贾平凹、刘再复、张洁、新凤霞等。选入本书的作品，就象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。开拓前进的业绩，可歌可泣的人物，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发自肺腑的心声，都以优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倾泻而出，而又处处流露着作者各自的个性。

装帧设计：徐中益

责任编辑：季涤尘 谢明清

1980—1984 年 散 文 选

Sanwen X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）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48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1\frac{13}{16}$ 插页 2

198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198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1,000

书号 10019·3940 定价 4.10 元

目 录

斯人宛在，光鲜逾昔	茅 盾 (1)
怀念老舍先生	新风霞 (4)
诗人应该歌颂您	丁 玲 (10)
我的吊唁和回忆	廖承志 (13)
怀念鲁迅先生	巴 金 (19)
记陈淼	鲍 昌 (23)
父 亲	冯亦代 (28)
她这一辈子	韦君宜 (36)
啊，你盼望的那个原野	严文井 (46)
忆白石老人	艾 青 (52)
追念罗莘田先生	冰 心 (59)
记郁达夫	唐 弢 (63)
也曾闯宴伴梅边	黄宗江 (68)
写在贝壳上的诗	柯 蓝 (70)
望截流	刘 真 (78)
一 隅	戴 晴 (82)
莞城之夜	陈残云 (85)
故乡行	曹靖华 (91)
黄花滩	蒯 子 (96)

昆仑飞瀑.....	李若冰	(100)
我看到了“小兵”弟弟.....	罗小莹	(106)
延安水杉.....	和 谷	(111)
太阳的香味	叶文玲	(118)
蜜 月.....	杨羽仪	(122)
火箭总设计师速写像.....	钱 钢	(127)
话说什刹海	凤 子	(132)
离合悲欢的三天	田 野	(137)
留级生的心愿	黄宗英	(145)
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	马瑞芳	(151)
江南丝竹.....	严 阵	(157)
盯 梢.....	张 洁	(163)
想起了三月飞雪天	周 明	(171)
丁香花下.....	黄秋耘	(174)
梨花，雪白的梨花	姜德明	(179)
填方格.....	岑 桑	(184)
山城雾.....	徐开垒	(189)
十八双鞋.....	陈 益	(195)
下放记别.....	杨 绛	(200)
霜 叶.....	丁 宁	(207)
第一次当记者	孙 犁	(214)
我和商务印书馆	叶圣陶	(219)
山间解板匠	凌耀忠	(222)
摆摊的老朋友	徐中玉	(227)
往事和散宜生诗集	黄永玉	(233)

木偶的悲喜剧	韩静霆 (243)
湘子庙的怀念	王汶石 (254)
六十八天	陈登科 (262)
压 轿	刘成章 (269)
忆眸子	陈白尘 (274)
吟诵的回忆	屠 岸 (283)
梦之歌	荒 煤 (290)
竹叶三君	陈慧瑛 (303)
花蜜与蜂刺	秦 牧 (309)
春 雪	刘白羽 (313)
工作着永远是美丽的	陈学昭 (317)
蛙声赋	熊述隆 (323)
火烧林	雷 加 (327)
地下森林断想	张抗抗 (331)
书 桌	冯骥才 (336)
春 颂	茹志鹃 (344)
游成都文殊院有感	艾 芜 (349)
丑 石	贾平凹 (355)
鼓 声	萧 乾 (357)
汽 笛	子 冈 (361)
狱中生态	杜 宣 (364)
种一片太阳花	李天芳 (368)
海棠花开	吴泰昌 (371)
六米斋	苏 晨 (373)
唱给豆腐的颂歌	忆明珠 (378)

无名氏	柯 灵 (383)
听雪记	毛 铸 (388)
母 子	薛尔康 (393)
《太阳》和太阳神	流沙河 (399)
记 忆	韩少华 (408)
紫藤萝瀑布	宗 璞 (411)
十八碌碡桥	贾平凹 (413)
鸟 情	孙 荪 (415)
诗 魂	赵丽宏 (421)
绿的歌	冰 心 (428)
读书、藏书和书斋	许 淇 (430)
兴安杜鹃	谢 树 (434)
愿化泥土	巴 金 (439)
榕树，生命进行曲	刘再复 (443)
放牛小厮	山 曼 (450)
生死之间	郁 风 (455)
读沧海	刘再复 (460)
海边销魂记	秦兆阳 (464)
沙漠，我将不再赞美你	玛拉沁夫 (469)
越冬的小草	端木蕻良 (473)
我的小鸟儿死了	莫应丰 (477)
《干校六记》小引	钱钟书 (483)
《夏丏尊文集》序	叶圣陶 (485)
《散宜生诗》自序	聂绀弩 (489)
《尺泽集》后记	孙 犁 (494)

《随想录》日译本序	巴 金 (496)
应是屐齿印苍苔	柯 灵 (499)
一个低音变奏	严文井 (503)
梦中的天地	陆文夫 (508)
“天涯”	吴伯箫 (516)
瀑布之歌	冯 牧 (520)
黄山借笔	李 準 (529)
沙坡鸣钟	杨闻宇 (544)
前门箭楼的燕子	黄 裳 (551)
山海关五章	郭 风 (554)
雄关赋	峻 青 (557)
大漠行	林 非 (564)
能不忆江南	苏 叶 (569)
鼎湖山听泉	谢大光 (578)
莲花塔远眺	秦 牧 (581)
繁荣的香港，虚荣的市场	徐 迟 (588)
羞女山	叶 梦 (594)
如梦的赛里木湖	高 缨 (600)
废墟的印象	禾 子 (606)
盘门三景	碧 野 (611)
在澄蓝碧绿之间	柯 岩 (619)
罗 马	刘白羽 (624)
岚山花雪	袁 鹰 (633)
东京夜话	何 为 (639)

生的艺术.....	蒋子龙 (647)
海伦的镜子	丁 玲 (650)
在“海的女儿”铜像面前.....	叶君健 (658)
庞贝——复活了的两千年前的古城.....	周而复 (664)
金字塔夕照	穆 青 (670)
在卡麦尔镇上	王西彦 (675)
塔什干晨雨	王 蒙 (682)
编后记	鲍 霁 (687)

斯人宛在，光鲜逾昔

——史沫特莱逝世三十周年

茅 盾

她去世已经三十年了，离开中国更早十年。这段时光不短，其间有许多着实煊赫过一阵的人和事都为历史草草抛却，但我一念及她，便觉得斯人宛在，光鲜逾昔。安格妮丝·史沫特莱是难忘的，无论你喜不喜欢她。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她，非常喜欢。在今天这个集会上我愿意说得更庄严些：我们敬爱她。我近来感觉到我们对她的这份感情确实是在与日俱增。这不是一句过场话；这是时间和实践赋予她最鲜洁的新色彩，令人心驰意远。

史沫特莱一生大部分工作同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缘。她二十年代末到上海，然后在西安，在陕北，在山西抗日前线，在新四军，在武汉做各种各样的工作：帮助我们党做地下工作，维护作家，对外宣传联络，写通讯写书报道抗日战争，写中国革命传记，办救济事业，募款买药，动手为老百姓看病。那是中国人极艰苦的岁月。她同前方的战士一个样，我们今天手头仅有的她的几张照片都是穿八路军粗布军装，打着裹腿的。但她说这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日子。她四十年代之饱受麦卡锡主义迫害，最后不得不离开美国，贫病交加，死于伦敦，也正是为了中国的缘故。她的遗物、遗言无不浸透了对中国的深情。她常说：她总是忘记了

自己不是中国人；而我们有幸同她在一起的人谁又想到她是外国人、“非我族类”呢，尽管她的眼鼻言笑大异于我们。在我们同史沫特莱的关系上“天下革命是一家”绝不是一句空泛的豪言壮语。她是我所遇到的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。她深邃的目光不仅落在中国，而且遍及德国、苏联，以及印度。当然，她又是美国国内工会、妇女、少数民族运动中杰出的活动家。

史沫特莱作为作家、记者，有远大的历史眼光，敏锐的政治感觉，饱满的事业心，顽强的斗志，生动活泼的笔锋，为我们的文字工作者立下了很好的榜样。她为朱德同志写的《伟大的道路》是中国第一部革命历史传记。很惭愧，前几年我们的辞书竟不载此书。现在我希望我们的作家要学习安格妮丝的胆识、才学、文笔，在她为我们开辟的道路上更好地走下去。做到这点并不容易。史沫特莱的文学、新闻成就首先是建立在她作为革命者的尊严、独立思考、创造性和风骨之上的。在她身上，闻不见半点封建气味来，这对我们中国人好比空谷足音，正是最具吸引力的。

近来我病中多暇。在说起要为我们敬爱的史沫特莱开纪念会后，我不禁回想她之为作家、记者、革命者、中国之友、妇女运动家、国际主义志士的哀乐一生，颇觉其犀利（时或近于刻伤）、绝俗（时或近于愤世）、创新（时或近于纵奇）、嫉恶（时或近于无恕）、利他（时或近于虐己），其中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，可说是二十世纪同辈人物中所罕见的。我静对夜窗，反复细味，感触很多，同时也在精神上获一安慰和启示，好比看到太空中一道彗星昂然而又悠然逝去。再来想想她所眷恋至死的中国和世界人民，就平添了几分勇气和信心。她写的作品（从《大地的女儿》到《伟大的道路》）和写她的作品应该是教育青年一代的极好材料。

她自然不是什么“完人”，这个概念她听了要跳起来抗议的。

她毕生的遗憾大概就没有能重返解放了的中国了，曾说过：要亲一亲那里的土地。我们也怀念她。但事情并不结束。一个生气勃勃、又严正又温情的灵魂，将永远呵护和激励中国的后来者。我希望中国也将用自己的品德、行为、纪录证明它将无负于人们的钟爱，无论本国的外国的，生者或死者。去八宝山史沫特莱墓前致敬的同志们，请将我这番意思带去，并一束盛开的五月花；她的生命就是这样旺盛、无拘束而美丽的。

（选自1980年6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怀念老舍先生

新风霞

解放初期，我在北京天桥一个仅有三四百人座位的小戏院子万盛轩唱戏。这个剧场很乱，什么人都有，观众随时出来进去的。那时天桥完全是一个大杂耍场：拉洋片的、摔跤的、说书的、卖小吃的、卖假药的、变戏法的、说相声的、算卦看相的、摆地摊的……还有外号活阎王、玉皇上的地痞流氓……有的观众一早来看戏，整整看一天，晚上九点散戏才离开剧场，在戏院里喝水、吃饭，随时吃东西。天桥历来就是劳动人民的娱乐场，从来看不见有上等的“文明人”到这里来。

那时我们演现代戏很多：《刘巧儿告状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祥林嫂》等等，还演一些解放区来的剧目：《九件衣》、《红娘子》、《河伯娶妇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兄妹开荒》、《夫妻识字》、《十二把镰刀》、《血泪仇》等等。

我们的观众基本上是劳动人民。但是情况渐渐有了变化，文艺界的专家们和领导同志也开始来这个小剧场看戏了。一天文化局的李崇同志陪着赵树理同志来看我演的《小二黑结婚》。看完戏，赵树理同志来到后台给我们提意见。赵树理同志朴实诚恳，对我们的演出很满意。他说，“你们评剧演的《小二黑结婚》，最好的是有乡土气，唱腔朴实，咬字清楚、好听，我虽是山西人也都听懂了，演得很好。”他强调说：“我一定回去宣传这个天桥的

小剧团，剧团虽小，可是有好演员，有好戏。”

我那时在天桥演戏，也住在天桥。每天早晨我习惯去街上吃早点，喝豆汁，吃油饼。有一次，我正在喝豆汁，赵树理同志来了。他旁边还有一位老年人，戴着眼镜，个子不高，手里拿着一根手杖。我说：“这么早您就来了？”赵树理同志笑着回答我：“我们来看戏，这是老舍先生。”老舍先生，这是头一回听说呀，我实在没文化，竟不知道老舍先生是谁。反正准是个专家、文人吧。老舍先生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：“我们是来看你的戏。这还算早吗？我们还来喝豆汁。”他说着坐在板凳上了。我感觉这两个老头都很随便，他们就这么自在地和一群劳动人民坐在一起了。因为我要化装，先回后台去，临走，赵树理、老舍先生还对我说，他们还要逛逛天桥，再到剧场看戏。

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看了我演的《小二黑结婚》后，我们把他们请到后台。老舍先生非常热情，非常有风趣，说：“我听赵树理同志介绍，说天桥有个评剧团，有个年轻的评剧演员新风霞，名不虚传哪！不错，是个好演员！”他点着头说：“字正腔圆哪！天桥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哇！喝豆汁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出这几下子！又年轻，又聪明，又漂亮！”虽说是头一次见着老舍先生，因为先生说话这么风趣，这么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一下子我就跟老舍先生熟起来了。

这以后老舍先生看了我很多的戏，他喜欢看我演的现代戏《刘巧儿》、《祥林嫂》，也喜欢看我演的古装戏《锁麟囊》、《红楼二尤》、《凤还巢》。老舍先生常常到后台来，也常陪外宾看我们的戏。这时我们都知道了老舍先生是个大文学家，我们请老舍先生为评剧团写个剧本，老舍先生谦虚地说：“我对评剧是个外行，写评剧还得学习学习。”

我跟老舍先生常常在一起开会，常常见面，老舍先生对我十分关怀。老舍先生说，我演戏认真，戏路子宽，能演《刘巧儿》这样的小姑娘戏，又能演祥林嫂从年轻到年老这样的悲剧人物。这一点是很好的，但要提高思想，要读书，学文化，才能不停留在现阶段，才能进一步的提高。

1953年的一天，周总理和邓大姐在家里请我们三对夫妇吃饭。有老舍先生夫妇、曹禺同志夫妇，有我和祖光。老舍先生那天特别向总理介绍我演戏的路子宽，说难得的是凤霞这么年轻。总理同意老舍先生的看法，并对祖光说，要他好好地帮助我提高文化。

老舍先生和舒师母都是非常好客的：正月十五吃元宵，九月重阳看菊花，老舍先生都请朋友去他家。我和祖光去过多次。老舍先生喜欢花，他家养了很多花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。我问先生关于养花的知识，老舍先生也是认真耐心地教给我。

老舍先生喜欢画，他收藏了很多名贵的画。我和祖光去他家看画，老舍先生就很高兴地一张张的拿给我们看。老舍先生告诉我，祖光是他的老朋友；可是祖光告诉我，老舍先生是他的老师。

艰难时刻看朋友。1957年的一阵狂风暴雨，没头没脑地打过来，我爱人被错划成了右派，我受了株连。虽然观众还爱看我的戏，可是我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，一天受不完的气，许多人不理我，我也不愿理他们。祖光被放逐到北大荒，可老舍先生对我还是那么热情。记得建国十周年的一次招待港澳同胞的酒会上，我和老舍先生坐在一起，散会后，他送我回家。在汽车上，老舍先生说：“以后有这种活动，你就坐我的车，我送你回家。”老舍先生虽说送我，可是先到了他家，约我进去坐一会儿。原来是老舍

先生关心我们，想了解一些情况。他问祖光有没有信来？身体好不好？说祖光是个好人，忠厚，实在，现在只是暂时的困难，很快会好起来。要我多写信给祖光。我说：“我没有上过学，没有文化，心里有，写不出来。”老舍先生又诚恳又风趣地说：“写信也是练习文化。象作文章一样，多写，祖光看了高兴。就象给老师交作业一样，一天写一篇……”我知道老舍先生的心意，我从心里感激他，也才理解他叫我到他家坐一会，就是为了谈这番话。这些话在当时真是雪里送炭呀！使我感到冬天里也有春天。

又一次在文联大楼小吃部，老舍先生请我吃点心。那天是在文联大楼看电影，看完了碰见老舍先生，他说：“凤霞，走，吃点东西。”老舍先生一坐下就问我：“祖光不在家，你的生活怎么样？”我告诉老舍先生说：“自从祖光去了北大荒，我就搬进剧院去住。每天练功，演出，都是集体活动，这样免去很多是非。”老舍先生听了非常高兴。他说：“作为朋友，应当在这段时期尽量关心你。你年轻，工作忙，负担重，影响大，很多眼睛看着你，但是困难总会过去。这段时期也是对你的考验……”我向老舍先生表示了我是有决心的。我说：“我相信祖光，我永远等着他，永远不变心，叫他在外面放心。我是唱戏的，是靠得住的人！”老舍先生高兴地说：“好极了！有什么事你就找我，祖光很快会回来的。”

老舍先生这两次跟我谈话，我今生今世永远也不会忘记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段时期是我最痛苦的时刻。在我们剧院里，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谈起祖光，假如谈到他，不是谩骂就是讽刺。这就使我更加感激老舍先生的好心！他给我增添了坚强地活下去的力量！

祖光去了北大荒以后不久，有一家画店到我家来收买祖光

收藏的如齐白石、徐悲鸿等画家的画。我那时年轻，不懂事，情绪也不好，把许多祖光喜爱的好画都给卖掉了，譬如他最爱的一张《七雄图》，是白石老人画的一幅七只大公鸡的大画，还有《玉兰》等等，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祖光回来会不会怪我。

祖光去了北大荒三年，1960年回到北京，三个孩子欢迎爸爸回来，一家人又团聚了。祖光回来，哪里也没有去。一些好朋友来看他，他却起不来劲去看朋友。我告诉他老舍先生对我们的关心，他很感激，但也没有去看老舍先生。

老舍先生住在东城乃兹府，我们也住在东城金鱼胡同里边，离得不算远。一天，我和祖光在王府井大街散步，远远看见老舍先生拿着拐杖也在散步。他是一个人，看见我们他很高兴，向我们招手。我们快走了几步，向老舍先生问候。老舍先生说：“走到我家去。祖光，我知道你回来了，正找你。”我们就去了老舍先生家。我们在外间屋喝茶，老舍先生进了他的小套间。一会儿，他手里拿着一张画出来，他笑着说：“祖光，这是你的画，现在还给你。”我和祖光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什么时候有画放在老舍先生家？祖光接过来一看楞住了！这是齐白石老人画的一幅《玉兰》，是被我卖掉了的，怎么会到了老舍先生手里呐？

老舍先生说：“这张画是我在画店买的，回家发现在画轴上有祖光的名字，知道这是祖光的画，当然应当还给你。这叫物归原主。”老舍先生在画的边上写了一行小字，大意是说某年某月在画店买到这幅画“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。”祖光当然是又高兴又感动。他问老舍先生是多少钱买的？老舍先生说：“不用问，可惜没有把凤霞卖掉的画，全给你买回来。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我家多次被抄家，祖光的书画被大量抄走，这张《玉兰》也早就不见了，不想1976年搬家时发现在大柜后头地